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十一卷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廣西道御史顏思忠一本建虜披猖已甚全遼危亂可虞懇乞

聖明亟從臣愚之言早議足餉之策並勤政用人納諫除諫以代狡謀以救危亡事竊惟我

國家鼎燕京三面鄰虜真肘腋隱憂大患不可時

刻意戒備者數十年惟藉市款羈縻苟且無事
非能制虜之死命虜即間有剽竊不過利我之
人畜已耳何敢橫行無忌顯然與爭土地哉乃
遼左奴兒哈赤陽順陰逆併鄰招亡時出兵迫
開原靖安近地以嘗我今復以西虜宰賽煖兔
等酋約會搶掠明以開原遼陽為彼地方必欲
爭取蠢茲醜虜輒敢猖狂如此目中無有中國
矣滅此酋而後朝食誰無請纓之志其如兵餉

不足何樞臣深以為憂請
勅廷臣會議足餉策中據督臣揭奏以各兵三月
無糧將有脫巾之變河西赤地千里恐致蕭墻
之虞且慮及夷虜狂逞軍民在遼左拱手受賊
薊門
陵京不得安枕又有庚戌一番危難者言言藥石
字字肺肝則充盈兵餉寔非今日第一急務
皇上留心邊務有

請輒行此獨不早批發豈謂虜使之言不足信矣部之議太張皇乎不知善禦虜者不能必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乃可無患若忽為故常而不備迨起而救之無及矣今天下之民窮財盡處處災傷稅額輸納不前太倉冏寺以罄即桑孔復生安能使天雨粟石點金以濟燃眉之急縱有生財之道不能取較目前亦惟責戶部催督勸

皇上節省免額外之取辦去無名之舖墊而已臣
則以君民一體內外一體君不足軍民固當輸
納轉運以急公上軍民不足君亦當具發借貸
以救人心況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土地者
皇上之土地軍民出死力以守之
皇上不出金錢以餉之人民赴死邊軍枵腹虜騎
充斥誰為捍禦長驅直擣

陵京震怖雖
内帑積粟如山祗足為虜資耳亦何救于敗亡之
禍乎
皇上誠念土地必不可棄邊餉必不可缺
慨發帑金百萬何敵不摧此之謂重土地而輕財
貨上策非臣所敢必也其次就該部所請邊餉
若干隨時貸借速解軍前接濟於歲額至日照
數取償出之

内帑補之外帑於
皇上無分毫之捐於邊疆有寧謐之休此之謂念
實利而獲榮名中策也然發帑主於
皇上而理財當謀於廷臣二者之外速令九卿科
道從長計議則合衆人之識見為
一人之聰明必有不加賦而用自足不借貸而財
自裕者矣至選將練兵相機戰守督撫邊臣任
之救災恤獨免稅撫按諸臣請之夫何待臣言

臣之所急更有五事數者不與焉五者維何一
曰勤召對
孝廟時御平臺暖閣召輔臣議政事虜踐上谷雲
中臺見公卿而議征討至今以為美談
皇上即不臨御亦宜隨所居處
召見閣部大臣令一二臺諫隨其後面議禦虜安
邊至計
天顏一覩誰不攄心則召對之不可不亟行也二

簡閣臣宋相司馬光遼人無敢生事開邊隙閣臣
所係顧不重與乃今枚卜不行政本單匱
皇上又不聽從言推舉衆正共致匡襄其何以參
決機密龍言服夷虜則閣臣之不可不亟簡也
三曰補樞貳兵部左右侍郎與協理戎政此三
臣者或贊職本兵安內攘外或提調六師護持
神京不可一日缺者而今懸缺已久當此夷虜跳

梁之時叅不推補萬一虜薄
都城如庚戌故事誰是六師誰為總戎則樞貳之
不可不亟補也四曰開言路自古國運之盛衰
全係言路之通塞故言官絕懲糾謬指佞發奸
何負於
國當此夷虜強盛之日正宜詢嘉納讜保國安民
豈宜拒諫飾非虧損
聖德若出有敵國外患內無法家拂士國之不亡

者幸耳言路安可不亟開乎五曰去奸輔昔宋有秦檜今日以爲患卒至敗亡李廷機擅遣李維蔡通夷貫貢欺君辱國虜之敢於悖逆者以有廷機在耳廷機若去則內侍無人何敢蹂躪中原哉迄今不爲驅除必作朱府之續禍本猶在實生戎心姦輔可不亟去乎凡此五者與兵食之緩急實關宗社之安危蓋其備不在邊境而在

朝
廷朝廷正則天下治內治脩則遠人服此理之
必然安攘之要機切恠建夷訓士養兵信賞必
罰遠交近攻如此
皇
上深居大內不見臣工忽災異若罔聞棄忠讜
而不用章奏不以時決賞罰不以斷行臣恐內
治不脩外患必至般樂怠敖自貽禍胎無論建
夷為梗軍民內外之變皆不可知言之寒心奈
何不一加意哉伏乞

皇上思患預防勵精圖治
亟允部議團兵餉於臣所言五事
裁奪施行則用人行政親賢遠奸虜將聞風遠遁
又何禍變之足慮哉臣耳聞虜患心懷杞憂敢
因兵餉而并及之萬惟
留神省覽臣不勝激切之至
職按范仲淹經畧西夏以書諭元昊言者謂
其可斬今之籍籍李拜機者亦此意也顧是

時廷機尚為禮臣以為虜意止於勒索可口舌折耳聞於邊情則有之而謂奴酋之作逆此為之招則未必然何則奴酋練兵秣馬蓄謀二十餘年勢必横決即微李維蕃之往諭容得已乎若夫杜黄裳之平西川李德裕之收河北以此責廷機必心服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兵部一本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職方司案呈本部送題據遼東巡撫熊廷弼題稱建酋奴兒哈赤以兵七千人修南關舊寨急圖北關開原甚危等因本部題議增募有馬壯兵萬人以為救急一着其應給安家行糧月餉請借發

內帑或責成户部計處具題候

旨聞今據秋防在邇勢難再緩合行催
請等因案呈到部為照天下事有將然而未必然
者言者若涉於過計聽者或誚其張皇則老成
安靜者有責焉若乃形見勢迫通國之所寒心智
愚之所共睹轉盼之間安危攸繫直謂時詘難
以舉贏安坐且以待燼事屬旁觀可矣身在利
害危急之中雖欲推卸之而有不得也規避得
免可矣事至潰敗決裂之後雖欲規避之而亦

不得也辟之醫然病無論輕重皆有標本治雜症者雖先後失宜要之未至殺人至於纏喉之風貫顱之毒非急施鍼石以救療之而復望延喘息哉建酋奴兇哈赤始以數千弱衆掘崛起窮荒遂至十萬併諸衛滅南關噬手而得張其佃于數百里之壤其蓄謀甚詭其變動非常豈可以談笑而待之者耶臣部朝夕蘄膽慮在此酋懼發難端姑示羈泄而五月中遼按臣疏報奴

酋發兵七千騎屯駐南關舊寨意在北關實迫開原語云未見其形願察其影此酋擁衆睥睨觀兵豈但影之云乎開原見在懦卒不過二千餘人較論勇怯不能敵夷似數百騎況寧免爭市挾賞一城孤懸三面應敵譬之一臠之肉委羣虎口其存者幾何封疆失守調度不預臣與邊臣均任其責安得禁臣而不許言兵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臣與計臣均分其憂安得詫臣

而不許言餉也臣部誠恐旁觀者謂事未必然且無動為大不敢不反覆申明其說惟

聖明深察焉有謂一方有警即添兵萬人一遼如此九塞皆然當何以應之者夫諸鎮有塞遼無塞諸鎮講款 遼乍款乍犯此款彼犯而款不足恃諸鎮惟慎秋防遼逢年搶年逢節搶節無時而不防諸鎮部落統於一遼插漢不統海酋海酋不統建州諸部各為雄長今之西塞第無

破壞款局則蒙要襲故猶可無患中外所當注
意莫難於遼莫近於遼若何舍目前之急而預
談不必然之事且九邊幸不動萬一蠢動臣不
敢謂兵終不增
世
廟時大同之變用兵幾何先年寧夏之叛用兵
幾何救援朝鮮用兵幾何未有因一隅有急而
盡九邊援以為例者此臣所未解一也有謂各
鎮各有額兵苟做舊樞臣督宣大時挑選精壯

一二萬人虜即可遁者臣謂此不過宣大款虜或一時糾衆挾賞故易爲聚散耳若果叛盟罷款十萬控絃長驅而來意在攻取豈一二萬壯兵虛聲遂能走之耶然則兵部不必調遣諸鎮不必應援積年所遺之弱卒一朝可化爲驍健言者良易任者良難臣所未解二也有謂增兵萬人費餉不過十萬餘何遂以三十萬爲不知增募一兵當用安家五兩兵無壯馬與無足同

每馬一匹當用價十五兩歲馬料八兩本等餉十兩八錢初年三十萬猶不足次年二十萬為有餘此明白易見若以斬餉之故一兵不增假令遼事敗壞捐數百萬金寧有濟耶主計者無點化神術可以贍兵臣部亦不能使草木皆兵用以制敵臣所未解三也有謂遼軍九萬餘盡藉俱在未嘗無兵者臣部據今秋遼鎮開報兵馬實數官軍家丁降夷等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五

員名馬騾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匹果該鎮欺
臣耶臣不敢知然兵果九萬馬騾稱是恐非七
十餘萬餉所能勾給其間役占隱冒難言無有
要不可以逃軍缺伍之目足當衝鋒禦侮之用
臣所未解四也有謂按臣稱遼堪戰者不滿八
千歲費京運多餉何所歸着者夫所謂八千人
亦就其强力超距足當虜陣者言之直大營兵
馬之數耳以千餘里蒂蒂花花之野向皆虜無藩籬

為之界限無險峻為之障隔屯堡相望處處皆
衛即守墩望堠猶當萬人計一大營兩協守七
參將十一遊擊二十五守備各有轄屬各有信
地若八千人之外其數萬人者皆為烏有薊遼
之為腥羶之域久矣豈待今日哉理非難見安
得強執臣所未解五也有謂軍有原額今第行
衛勾補便足此數安用別募者是又不然軍各
有籍籍各有衛東協之軍不得移而補西協矣

土之丁不得推而入漢丁若隨營勾補散之每營不過二百許人又安得合為重兵以抗強虜若臨時徵調以赴開原則遠者五六百里近者百餘里士疲馬乏緩不及事顧彼失此得無大憂臣所未解六也有謂就中汰其老弱挑選精兵以實之比今招募可省半餉者夫天下衛所羸弱居多非遼之人獨生而盡為賁育今閭伍凋耗城聚蕭然曷有丁壯而得逃於營伍之外

若壯兵未集而先汰羸弱且併其守堡看墩之人而無之未能添兵而先自為銷兵可乎況半餉月給四錢號召壯夫孰肯赴募驅之而死不北走胡則東附奴耳臣所未解七也有謂兵固當增然增募壯兵萬人不過烏合能保必勝奴酋乎夫驅市人而使戰誠百不當一簡精銳於諸邊則一亦當十是在將兵者何若將將者何若若於本鎮及諸鎮召諸廢將令將家養健兒

赴開原遼陽許其贖罪建功必有彎弧而馳趨距而應者其未足數則借之諸鎮撥兵那緩就急合營教練之虜果狡焉啟疆則糾屬國以躡其後購仇夷以携其交縱未必滅此朝食敵至而應亦有勝理今以添萬衆而尚慮不勝則不增一兵而能為可勝有是理耶臣所未解八也臣謂今之用計者雖明知遼之單弱而無奈餉乏何雖明知餉之當處而無如計窮何然何以

天下之大六合之廣文武百官車馬人徒之所
取給而僅太倉八萬不當一駔儈巨商之貲產
國計至此尚可以為國乎臣在兵言兵而已理財
善策非臣所知直以萬目時艱猥念共濟是以
冬春之交遼薊告急虜有必犯之勢士有庚癸
之呼臣部闕閱皇皇累牘懇
請於
聖明蒙發冏寺金二十五萬兩戴星而往括藏幾

空夫寧不為九邊馬價慮酌其緩急不敢膠柱寧受張皇之名毋致噬臍之悔豈求見德於遼人耶又寧不知公私之積深可哀痛而故以增兵增餉難計部耶勢至今日已成極弊尚有斟刻之暇一着之算如用鍼石以起危症日復一日將終不可救若餉可設處兵可議增得三萬勁卒臣敢保東方無事所云萬人者猶是補湊一時勝負未卜若臣部所議既無足採連篇累

贖俱為空談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

而鹽臣爭之議及事例及外帑那借將中外臣

工盡爭之則惟有去卒以予敵束手以待

韓一失

九廟震驚內府外藏同歸灰燼於時謂

宗社大事壞之自臣始臣能甘心哉伏惟

皇上以天下國家為重急捐朽蠹無用之財以建

萬世不拔之業庶司計者無窮於持籌司兵者

無若於掣肘兵戎錢穀夫孰非
皇上家事而忍屑越之也臣不勝恐懍之至
此時遼左議增兵一萬猶以之餉為慮豈知
數年以後用兵十二萬十八萬皆成白骨青
燐耶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兵部都給事中宋一韓一本撫鎮棄地啗虜事

關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國之罪事臣惟

朝廷封疆寸土為重遼左當倭虜交訌之後礦稅

繁興之日譬之尫羸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

為有益三戶半旅未必無補而況化甌脫為膏

腴任游閑以來報家自為餉人自為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屯田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棄地啗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之為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起職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鎮陽河清撫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為隣其郡山沃野俱為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

拓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

夷不敢西牧而東偏數家以此新疆為之限也

二十三四等年軍民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

當房衛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等年劉可大杜

雲登等告種云頭迤裡沙松派剪子河咧咧泊

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告種鴉鶻關迤裡大松

峪小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

批委分守道及叅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

千二百餘家歲納糧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歷參宗可覆視也年來任種益多生齒漸繁人數大約以十萬計而羅落相次鷄犬相聞搶眾儲胥柵寨器械捍禦之具蓋亦畧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叅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攘漸起撫鎮慮其遂闢遺釁也銳然以招撫為事委發將韓宗功而宗功實成梁子婿約建酋

重賄凡種地之家概作逃民户給免帖逼還故
土兵大受等一言輒論從而幾死于是實廬積
聚焚畧一空膏腴復為甌脱而失業之民往往
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粮廳卷宗可覆視也
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
三十四年奉
旨論功陞賚有差而楫與成梁則加官廕子矣夫
以孤懸之鎮生聚寖落一旦得此數萬逋逃之

衆以充尺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
消萌杜衅則四千萬民不為多十萬板竹不為
强勲業豈不誠爛焉膾炙人口哉即功懋懋賞
何足異也奈何我之招撫甫成虜之踐蹤隨至
我之裁抑稍加虜之
朝貢頻阻蟒幣增矣家丁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
挾矣家賠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已殫虜氣益
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為招撫陰為驅逐

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厭封豕長蛇之欲

也且不獨此耳靉陽清河撫順未經起科由土

我之舊疆也虜既不貢仍每家攤派糧銀征解

定遼前庫按時充賞以為常夫建夷屋居糗食

得地不過耕種我反為征租支給則是虜為地

主我為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

又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何(有)未

有如趙構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餌宋也

初猶歸地為好逮其勢難嚮邇割三鎮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轍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議

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

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意增價割地以幾倖一來亦可愚甚也楫誤成梁耶成梁誤楫耶抑二臣倒行逆施於日暮之年交相誤

耶獨性前人拓地後人棄焉前人不過全帛趙楫乃叨陞陰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拜封其失之也以世官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機謀足以熒惑都人士子之聽而能幻其跡即督按在事之臣有不足察者無論受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即亡賴如高淮抉得銀五萬兩散舌雖存而終不敢為攘羊之証他可

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膽已落茲見事
體敗露復借他事以復辯端將誰欺欺天乎職
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邉左右之患亦不自知其
言之甚矣二臣請罷合行勘明議處伏乞
勅下部院將職所論趙楫李成梁棄地事情選差
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
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粮若干有無倉
串藉簿原議攤地征銀充賞者是否舊日種界

夷酋阻
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
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云頭鴉鶻等處
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
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為奴酋占據若干作
何議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侵爭一一
勘確回
奏聽該衙門覆議上

請如法論罪陞廕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
論者追論庶欺
君負國者無軼顯罰而職猶及檢覺於議論之漸
騰則尤封疆之幸也職義安知此身之將隱而
有所顧慮於其間哉
臣按招撫流民歸業以孤奴酋之勢此誠疆
埸之長算但招撫之後驟增六萬人而兵餉
如故則招撫之效未覩也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遼東巡撫侯代趙楫一本招通定疆功罪難掩乞賜查勘實蹟以息訛傳以杜橫誣事接見邸報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一本為撫鎮棄地啗虜事關封疆循職糾舉并請查勘以正欺君罔國之罪事夫科臣得之風聞職掌所司自是言不容已至請風力憲臣親詣查勘尤見公虛

職不勝感服第邊臣孤孽訛言易起而事關封
疆利害心跡當明況謂職等欺
君負國此尤大罪何敢嘿嘿謹陳顛末惟冀
皇上垂察焉遼地東與建酋接壤先年侵犯無時
鄰邊住民嘗苦蹂躪至萬曆二年間鎮臣李成
梁題兵征勦擒戮巨酋續該巡撫張學顏會
題建立寬奠等六堡各坐當要沖如扼其喉而拊
其背

中國彈壓有藉以致東夷畏威遠遯邊境寧謐此
在督撫
奏疏本兵覆議可考而鏡也總兵李成梁甫自離
任至二十五六年來內地奸民嗜利捏稱境內
空地紛告開墾承勘衙門受其賄囑不分境之
內外概准納科朦朧申詳以致流移之衆一倡
百和相繼闌出遠至一二百里之外而避差逋
民逃罪奸徒及為礦稅逼迫不能自存者望風

趨附群聚山隅數至六萬有奇愚民智為利啗
迷不知返奴酋業已視為樊籠中物職填撫遼
左初聞梗概實切隱憂邊鎮臣李成梁蒞任職
與撫掌邊務亟議招徠之策以消外釁會按臣
何爾健備悉其事與職等檄行前任分守道張
中鴻原任副總兵劉孔胤屢經查議節據該路
將備等官申報情由咸稱古界當明外釁可慮
詢謀僉同行據該道呈委已故通判郭裕原任

通判張承祚閑任叅將韓宗功遊擊皮承德親
詣彼中多方勸諭申明界址收進人口六萬四
千餘衆復行原任自在州知州郝鑰全州海防
同知王那才先後踏勘回覆無異職會同督按
鎮臣具
題比時驅此愚民還我版籍以杜釁孽之萌以免
將來之患實為安壤遠計若六萬四千六百餘
人任其寄住頗脫之外是借寇兵而資盜糧不

大有可寒心哉若云棄地啗虜按臣巡歷東方
豈能逃其洞察今諭職以前人所得三百里新
疆拱手遺虜不知邊地城堡之設建立墩城堡
臺之外即係漢夷分疆之處遠者不過數里近
且臺堡相望不通一射之城此九邊皆然何獨
寬奠等堡邊至三百里之遠也至云招撫甫定
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
貢頓阻又自相矛盾矣夫招撫遼民之後奴酋未

間一矢相加踐踪端在何年何日何時况云職
以地啗虜而又容其踐踪乎蓋緣邊外住種奸
民王國友陳文庫王仲全等俱前種肥田難棄
用銀一兩二錢買求老病訟師吳大受寫詞狀
控稱清理邊疆彌釁安邦割地賂夷損威辱
國委官不依邊界撓攪任房露宿窮廬縱夷搶擄
率獸食人冤聲振地怨氣蒸雲等項情詞赴分
守道張中鴻處告批署邊陽通判事定邊中衛

經歷陳邦義將吳大受王國友等查審明實招出買求代捏情由鬧擬徒罪吳大受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呈報到職批行發落訖仍被奸民繫戀不捨設計鑽謀投之稅監高淮而淮乃即捏揭亂真難逃公論今謂高淮挾銀五萬不尤不情之甚乎夫招撫逃民防微杜漸職與鎮臣一念愚衷實不欲以疆埸遺
君父憂職亦何所利而行賄亦何所歉而受挾淮

流毒全邊贓連疏奏

聞恨不及假

上方之劍以除一方大害彼何人斯職等為之落
膽而重賂之以五萬金耶職等有何希覬而以
地啗虜有何畏懼以銀賂誰哉況即萬金亦必
十人方可共舉今云五萬之多必五十餘人不
知抬者誰何見者誰何衆人耳目難塗試一查
問便可昭然且本鎮額稅尚苦無措而被扶五

萬何所從出奈何科臣不察而遽信謊言以達宸聰耶高淮恨職屢疏參劾三十三年將職差官安墊山買撫賣貨物盡搶而進之皇上若職行賄寧不懼其首進此尤無稽之甚至於奴酋五百兩銀之賞案查二十三年建酋部來馬三非朝貢在京奏討加賞奉旨下部移咨遼東叢因公私告詰未敢議

請繼囯流移既復夷夏相安本酋屢具稟狀討要
前
奏加賞銀段行分守道張中鴻并移會總兵李成
梁查議通融計處將寬奠靉陽清河撫順等處
沿邊未曾起科等田土行令各該地方官攤派
糧銀徵解定遼前庫以充歲賞業已
題明前疏奉
旨允給乃二年來彼酋祇囯車價未

貢非由職等之有所裁抑也然節差部夷齎粟束求未敢顯有越志似難驟革不與藉令虜未叛而輒革其賞民間出而莫為之禁挑釁示隙貽患

國家誰司邊徼而今若此切思矣為

國患思患自為預防民為邦本本固方可圖治邊左孤懸重鎮由來沖疲夷虜衆多人民稀少凡所以應軍伍供賦役守城堡防虜寇猶苦不敷

顧綫向者倭患告征調之頃未幾礦稅病誅求
之擾唯是軍民不知遠憂從憂逃邊外逼虜穴
居住耕種人衆時久倘被黠虜蚕食久假不歸
盡為披髮左衽矣虜勢益增滋蔓難圖深廣隱
憂以職等先行該道并各將領查議衆論僉同
方委文武官員親詣境外招撫中有感發向化
者合然歸進而愚頑作梗者未免驅逐計今日
入籍復業已諭六萬之多若今日生息繁衍何

豈僅兆之衆本為散逆黨消釁孽保地方之機括又自古禦夷之道戰撫並用遼鎮諸虜環居昔年西虜狂逞侵犯頃該職等題准開市撫賞地方寧謐東夷為我朝貢屬藩賞尤難靳實亦操縱權宜伏念人臣為國守疆顧以地啗虜至愚者亦不至是職之歷任幾四十年生平未敢冥行妄作況利害所關寧敢為此以蹈身家之禍雖

聖恩寬貸而清議森森死難瞑目伏望
皇上洞察邊地隱患垂念邊臣艱苦
亟勅公直大臣風力科道親詣東邊踏勘原立邊界有無割棄舊地其住種人民在於界內外前
疏題
請招撫分疆事宜奉有
成命者有無欺隱情弊逐一查核明實奏
請施行庶讒口不致橫加而冤誣得以少釋矣

臣按此疏稱寬奠等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梁所創建即知棄地啗虜之說為虛且此時虜勢敗弱李成梁乘勝建堡何畏于虜而啖之也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遼東巡按熊廷弼一本為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虜見乞

勅

當事懲前規後舉修本務以保孑遺事臣惟遼左之患莫大于無人夫遼非無人矣沃民聚餉常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九年十一年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七年受虜而錦義右屯

庶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鉄汎鬆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十年十一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迤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六年十八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迤西南之人盡間有存十百于千萬者邊吏必不為之保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主生人遼人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前掠遼于是乎無人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而補軍

不得由土地拋荒而征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不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漸盡矣征糧不得則額粮虧軍食自不得不乏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不至矣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也若又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設增餉以通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恐後來之難繼說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遠之無

人可句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邊之無人辦餉也邊于是乎益不可為此臣所謂今日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也邊臣好邊功此開釁棄邊人以償仇本務不修而以人于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邊之計當以保人為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于實内與固外實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并堡為大去年

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于常平疏中
勅下查催而還臣泄泄從事不以為意得無謂搏
弄見在人馬便足支吾虜患而或操于主戰說
猶冀得一見覓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有
而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
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蓋自隆

萬以來擅譽搗巢而人驚于戰功矣當自時我搗虜虜報我輒遇當二十九年以後我不搗虜虜亦不大犯我三十六年我復搗虜虜又復報我此戰之左券也搗巢之役初得意于東隅而終輿尸于兩塞大師敗亡全師覆没不能復出塞者十年而後乃有搗于邊堡之事此戰之變局也臣請始自李成梁終于杜松編年序畧以為遼鑑隆慶五年十一月有清河搗巢之捷六

年三月出鎮安擣巢萬曆元年三月出鎮西擣
巢二年九月虜五百入大定我軍戰敗十月有
白龍山擣巢之捷是月虜入鎮西三日以四萬
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日以二萬報三年正入長
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鎮遠擣巢十一
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虜首二
百一十級亡官二百七十五口人名四年三月
出大清擣巢六月入大清以一萬報十月入虜

雲以二萬報我軍戰敗十一月入高台以二萬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擣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勝三日以四萬報十二月二千入瑞昌我軍戰敗六年五月有劈山擣巢之捷十二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是月有養善木擣巢之捷七年十月入新興三日以五萬報十二月有江土城擣巢之捷八年二月有鴨兒匱擣巢之捷九月入慶

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以十九萬報九年
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墺郎兔搗
巢之捷四月八十萬等以一萬報入汎河以四
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止榆林以
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月以三十萬入鎮靜以
二十萬報十年正入上榆林六日以十萬報三
月有古勒寨搗巢之捷九月有曹子谷搗巢之
捷十一月五月入靜四日以五萬報九月入前

乜四月以二萬報十一月有圍門搗巢之捷十二月入瀋陽八月以半萬報入前乜以三萬報十二年三月有興中搗巢之捷十三年二月入懿路二月以一萬報三月有打大搗巢之捷五月三千入靜遠遊擊敗歿閏九月入上榆林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有古路半那林搗巢之捷十四年二月有可可毋林搗巢之捷十月入鎮夷五日以八萬報十五年二月出東遼河搗巢四

月入鎮以一萬報十月入鎮夷六日以十萬報
十六年有卜寨搗巢之捷十七年二月出鎮夷
搗巢敗績十月入長安以七萬報入錦川以一
萬報二十年二月一千入大福遊擊千把總俱
敗没二十一年正月入東勝以一萬報二十二
年正月入大定以六萬報七月入大定以二萬
報十月入鎮武以一萬報我軍戰捷獲虜首四
百一十八級七官一百四十五員入義州以八

萬報二十三年正月有捻道搗巢之捷九月七千入新興我軍戰敗二十四年閏八月入鎮安以二萬報二十五年二月出鎮西搗巢參遊敗沒十一月入瀋陽以十萬報二十六年四月出鎮遠搗巢總兵參遊俱敗沒六月五千入仙靈寺我軍戰敗九月入大清以八萬報入上榆林以一萬報十一月入大清以四萬報二十七年閏四月入大清以一萬報我軍大敗六月入慶

雲以一萬報我軍大敗九月入義州以十萬報又四千入寧遠府將敗沒十月入曾庭二百以一萬報二十九年九月入慶雲五日以二萬報三十一年入鎮安以一萬報三十六年十二月出長嶺搗巢獲二十六級殺保內降夷一百二十級三十年三月五千入大勝堖之七月五千攻長嶺十二月五千搶長定以上小虜數千百計者月無虛日不悉錄其與戰敗者此四十年

邊事大畧也每見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我
僅亡一二年卒而平虜高平之捷為境內所罕
見者此陣亡及半且俘于首虜何也境外襲取
易而堵截難也每見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
百級終不敢報而島西虜輒報殺掠無算不堵
不追而反趨海建取償于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西虜强難也每見以數萬二三千十萬入
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虜千百騎戰慶

虜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也近見以五千入大勝三千入長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時以三二千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不滿百何也有報有不報也故觀于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易也觀于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如往日之甚也觀于四十年戰款之故而後乃知其為搗之數見誤而非款之數見誤也觀于

四十年無人之故而後乃知犁庭掃穴之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反無生氣也戰何容易言也況萬曆初年

國家尚有倭孛播州之後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卒久不出之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炊（欲）黎（犁）庭掃穴而趨出于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于四

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遣四十年無人之禍于任
後之年使無人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其
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
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圉封守內務農田蠲
其煩苛而惜其文法虜來則拒之虜去則勿追而
一以生聚教訓為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為戰者
也誠如臣修屯之設得行深吾壕高墻以扼虜
于外并小屯為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墻以收

保吾人于內原儲多蓄以飽士馬于平日而又選將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于臨時由是而小虜以鼠竊鴟搶至邊必有所憚而不敢入即入矣而填壕拆牆稽遲而不得逃入留其半守口而不敢全入比入而吾民早已入堡壯士早已登陣（陴）虜自度不能速得志于堡則遍索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過夜且慮我軍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遁矣何待戰由是而大

虜以數萬至也掘于我之墻壕而不去一蹴越也困于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為我堅守一旦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我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馬方員層列火器招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劉不任三日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危之爭口而出必亂

亂而擊之則利在吾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受挫馬且失賞馬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忿若復枉顧反嗟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以困之不遠出以倖功任虜之去來順逑我皆待之千于境內握之于尊俎而進正止款戰之權無一不操之于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謂之善戰

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比臣之所謂以守為戰保人而存邊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為戰之設也臣嘗謂修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已見于臣之前疏矣至于修邊築堡有十五利焉虜騎不得決驟一零賊或十日或千騎不敢輙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二墩軍得墻為恃登臺瞭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抵墻填壕我得預知為備使虜無

所掠四本堡軍民自足拒守贍（精）下營軍合操免
分散貼防而益其寡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
（禦東方於本作敵）
游防奔馳之苦六行施？無禦敵人大道之懼營軍
無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閒操練養精蓄銳
以待戰八軍不死于饑疲而軍伍自壯馬不死
于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于備嚴不敢要挾
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耕牧人
畜禾稼無鈔畧之虞十一聽人自為收欽（斂）不但

可省髮髻錢而且免遠寄城郭得婦子饁耕之
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壯過于營軍若
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吾兵威而杜虜之覬
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不待軍屯而告墾者
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人骨肉相保之係累之
患每歲存千萬人為之邊餉軍為
皇
上守以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
利禦虜何虜不卻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

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付籌邊之畧凡所謂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于臣之議者哉假令不出于臣之所議舍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强馬壯横行絶幕收黎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何哉盖臣常思之人力强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内則當先戰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内虛益受外侮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實内之事重在修

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因外之事重在設險則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所西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北蒲訊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覘吾邊堡則邊堡為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覘吾村屯則民堡為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寧之閭陽十三山泼河一帶得錦義為外蔽以稍緩而村屯依馮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

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馬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按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馬則當視與邊堡民並重東邊出臣以脩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鹽場洒吉散羊谷馬糧草東州會安白家衛三岔撫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迤西邊堡

並重陽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咸寧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紀則當視與遼西民堡並重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甌(訓)脫不容大舉而閭陽十三山石屯等處為必受之區則重蒲汛河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邊瀋海蓋等處為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落而遼瀋海蓋人財輻輳為全遼根本之地又值虜

則夕垂涎之垂則尤重其急察其重者而原集
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且急者
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之序也
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模然後
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可應急
而不忙將來益籌收功于有永而不然者徒出
于苟且補葺之計今日補一罅而明日罅又見
于此補一綻而于彼之綻又見縱使搏弄人馬

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于一總兵三協守二十一叅遊二十四備守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塘撥差調必不可少之後計一將下手人馬所領追堵者實得幾何虜以三千入而一路官一萬入而鄰官三萬入而全鎮官曾何益于多寡之數而况半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也者則奈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必本務于不問

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欲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為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虜欺我無險終無款時建夷因我受欺于西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于防調終無餘暇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八力猥修墻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繼時西虜正報仇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千騎入撫順非受欺攝?伏之後軍有餘

暇也豈以晉道之兵權合鎮之全力而反待款伏聽緩急之節制于虜耶正統間遼虜猖獗守將屢失機遣御史王翔經畧甫踰月狄出巡邊自山海直抵開原築墻垣濬溝塹屯堡燧烽千里相望人樂戰守遼人至今稱其有功于不衰夫以守將屢失機之時而踰之計級[汲]級[汲]馬不出於此是則前之人亦有不待款待餘暇而為之者矣今春據開原遼陽寧前三道各獲奸細數

人解赴臣所俱稱北虜聞見裡面修邊斷我搶路遺來探聽消息使做工不成臣訊其口詞皆然夫虜即來擾工自有臣去年東營之盤大舉之應法在復何慮獨計虜方懼我修邊斷虜不得入而我之邊臣卻要開其路而延之入抑獨何歟臣不宜憶依逆竊窺其人闇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升賞而輕視此為無奇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首[ ]

無事而重視此為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之寬縱而玩視此為不必是為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輕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眾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于其上而邊吏担承于其下則

有占前惕後之懼議事之臣方且持文墨日伺人過于其內而邊吏跋踏于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而兼五懼是以陊也之利為保人存遼第一義而不肯為明知四十年無人之事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邊臣將寄之以封疆之人命也則人不保而徒轉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遼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賴哉去春臣曾疏請

勅同督撫條

上方畧臣實原佐下風效其愚迫情事件件畀外作之而內不應上作之而此不應一體支吾轉相乖忤臣憤懣成病不復料理者半年今撫臣習邊事出關之日即巡歷寧前一帶邊堡嚴檄各道沖暑查邊一以修守為急臣病中聞之而起曰是其鑒四十年無人之禍保人存遼而振王

忠肅之遺烈者半於是力疾屬草勉強披陳而
庶幾同志者爲臣竟其所未竟臣本沉痾兼以
積悃詞語冗雜不剛?正瑣瀆
聰聽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俯
賜一夜之觀而付之施行以救遼人之殺掠不盡
者也地方幸甚臣無任感憤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疏雖數千言而歸重於修屯築堡故是守邊長策要須數十萬金錢動大衆興大役安所取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眞可慨也